

俄语构词学研究综观

孙淑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19 世纪中叶至今, 俄语构词学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最初, 构词学只是形态学和词汇学的从属部分。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构词学初创于 20 世纪 50 年代, 此时构词学已经完全从形态学和词汇学中独立出来, 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80 年代之后, 构词学研究异常活跃, 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跨学科、多维度、多层次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构词学几乎与语言学所有学科都有着密切联系。俄语构词学的定量研究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 构词学; 语言学分支; 相关学科

中图分类号: H041

文献标识码: A

1 构词学发展的分段

俄语构词学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早在 1881 年, 俄国著名语言学家、喀山语言学派的创始人博杜恩·德·库尔特内 (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首次提出“词素” (морфема) 这一术语, “用作词根和词缀概念的综合” (А.К. Поливанова 2002: 312), 以研究俄语的词根和各种词缀。博杜恩·德·库尔特内认为, “词素的基本特征是: 1) 词素是形态上不能再进行切分的形态学单位; 2) 词素是活的现实的语言单位; 3) 词素是形态语义单位, 即表义单位; 4) 词素是词的构成部分; 5) 词素是从属于词的单位; 6) 词素是一个历史范畴, 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其状况不断变化; 7) 词素可分为: 词根、前缀、后缀、词尾、词干等” (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1963: 7)。他提出区分现代俄语构词联系的必要性, 同时从构词能产角度研究现代俄语构词手段。综观俄语构词学的发展, 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阶段。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 构词学只是形态学 (морфология) 和词汇学 (лексика) 的从属部分, 尚未成为语言学独立的研究对象, 因此鲜见构词学研究的专门著述。这一时期的俄语语法学著作始终把构词学归入词汇学和语法学的从属部分。俄国著名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 (Н.В. Крушевский) 在其《语言学概论》(«Очерк науки о языках») (1889) 一书中首次提出“构词系统”这一术语, 福尔图纳多夫 (Ф.Ф. Фортунатов) 的《构词学选集》(«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1956) 提出应区分共时构词学和历时构词学。20 世纪初, 沙赫马托夫 (А.А. Шахматов) 提出构词学具有独立性的观点, 但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语言学界的认同。

20 世纪 40 年代中叶到 50 年代中叶, 陆续出现了构词学研究的专门著述。可以说,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为俄语构词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但是构词学理论系统是在 40—70 年代之间逐渐形成的。构词学理论主要涉及语义生产词、派生词、构词理据、构词派生、构

词规则、构词机制、构词词族、构词模式、构词意义等概念。维诺库尔（Г.О. Винокур）的《俄语构词学概要》（《Заметки по русскому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ю》）（1946）阐述了历时构词学的分析原则，提出确定共时能产的方法，同时还提出俄语构词类型的能产模式和非能产模式，惯用模式和非惯用模式。该著作的问世被认为是俄罗斯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维诺格拉多夫（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著有《现代俄语构词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1951）、《构词学与语法学和词汇学的关系》（以俄语和亲属语为语料）（《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его отношении к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ологии》）（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го и родственных языков）（1952），阐释了构词学与语法学和词汇学的关系，提出构词学应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学科，同时他还开创了构词法分类的先河。苏联语言学家斯米尔尼茨基（А.И. Смирницкий）撰文《关于词干的形态分析原则》（《Некоторы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принципах 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основ》）（1948）关注派生词的切分性和语义特殊性等问题。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构词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此时构词学已经完全从形态学和词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52）成为构词学研究的标志。洛帕京（В.В. Лопатин）的《俄语构词词素学》（《Русска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рфемика》）（1977）对词素语义问题进行了分析，分出了语法意义、词汇意义和构词意义，并且对语法意义和构词意义的分类进行了描写。

20 世纪 70 年代，现代俄语构词学理论研究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较具影响的著述有：泽姆斯卡娅（Е.А. Земская）的《构词是一种活动》（《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1992），库布里亚科娃（Е.С. Кубрякова）的《语言意义类型。派生词语义》（《Типы языковых значений. Семантика производного слова》）（1981），洛帕京的《俄语构词词素学》（《Русска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рфемика》）（1977），乌卢哈诺夫（И.С. Улуханов）的两部著述《俄语构词语义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1977 / 2001）和《俄语构词系统单位及其词汇体现》（《Единиц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их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реализация》）（1996），扬科-特里尼茨卡娅（Н.А. Янко-Триницкая）的《现代俄语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1972 / 2001），盖革（Р.М. Гейгер）的《构词结构分析与共时和历时语义问题》（《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семантики в синхронии и диахронии》）（1986），戈洛温（В.Г. Головин）的《俄语词素学和构词学概述》（《Очерки по русской морфемике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ю》）（1990）等，这些著作的问世对现代俄语构词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构词学研究异常活跃，呈现出多元化态势，跨学科、多维度、多层次成为这一时期构词学研究的主要特点。1991 年苏联解体，导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语言中的体现就是词汇的快速变化和更新，正如泽姆斯卡娅所言，“很难评价构词学在类似俄语这样的语言中的作用。由于有构词，语言才能经常不断地扩充大量的具有各种结构和语义的新词，以便反映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正是构词机制首先保证了语言有无限的各种各样的词汇，以满足交际的全部需要”（Е.А. Земская 1992: 5）。

构词学是所有构词结构、关系和类型的总和。它既包括词本身的构成成分以及相互关系，还包括词与词之间在构词方面的结构联系。由于生产词具有双重功能，使得构词学长期以来在语言学中的归属一直未能定位。构词学原本不是一门独立的语言学学科，只是作为词法学和词汇学的从属部分。20 世纪 50—60 年代，苏联出版的各类语法书和教材，或者把构词学归入词汇学领域，或者将其列入词法学范畴，有时还把构词学看做语法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构词学在语言学中的定位和归属问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从俄语构词学发展的历史看,博杜恩·德·库尔特内首次提出词素这一术语,促进了俄语构词学的建立。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学者沃斯托科夫(А.Х. Востоков)、布斯拉耶夫(Ф.И. Буслаев)、福尔图纳多夫等将构词学列入形态学范畴。20世纪50年代,沙赫马托夫、谢尔巴(Л.В. Щерба)、维诺库尔、列福尔马茨基(А.Л.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洛帕京等学者把构词学看做句法学研究对象。同时,列夫科夫斯卡娅(К.А. Левковская)、果拉诺夫(И.Г. Голанов)、诺维茨卡娅(В.Н. Новицкая)、斯米尔尼茨基等苏联学者认为构词学与词汇学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构词学是词汇学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70年代,以库布里亚科娃(1965)、戈洛温(1967)、萨哈尔内(Л.В. Сахарный)(1980)、扬科-特里尼茨卡娅(1969)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构词学应该像语音学、词汇学、词法学、句法学等学科一样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因为构词学如同上述学科,有着自己独特稳定的研究对象,即生产词和派生词,构词学研究生产词和派生词各成素之间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派生词构建的典型模式、构成规则及其对它们的结构进行分析。构词学有专门的构词单位,这些单位与语言学的其他领域没有直接的关系,包括构词模式。构词规则所具有的一切特征有别于词汇规则和语法规则。构词学作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其研究对象是词,但与其他语言学分支领域研究的词不同,“构词学并不研究语言的所有词汇单位,而仅研究派生词”(В.Н. Немченко 1984: 5)。此时,构词学关注的是从结构上研究派生词。此外,构词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各种构词手段、构词词缀和生产词干等。198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语语法》研究了词素的种类、构造和切分等问题。季洪诺夫(А.Н. Тихонов)主编的《俄语构词词典》(«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85)、叶夫列莫娃(Т.В. Ефремова)主编的《新编俄语构词详解词典》(«Н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лков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2000)都为构词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2 构词学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

作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构词学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构词学是20世纪新兴的一门语言学科。在此之前,“传统语法对语言的有些部分,例如构词法,毫无所知……”(索绪尔 1985: 121)当时的知名学者维诺格拉多夫、维诺库尔、斯米尔尼茨基主要致力于探讨共时构词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20世纪70年代,共时构词学理论已基本形成,构词学也有了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术语系统。在这种背景下,以库布里亚科娃(1965)、戈洛温(1967)、萨哈尔内(1980)、扬科-特里尼茨卡娅(1969)等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关于构词学的新观点。他们认为,构词学是语言学的分系统,既包括词素、词素组成这样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包括构词族(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гнезда)这样最复杂的综合单位。上述单位中的某些单位已经有了较长的研究历史,如喀山语言学派早已明确的“词素”概念;而有些构词现象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如构词链(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цепочка)、构词语义(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情景中的词素问题等。

现代俄语构词学理论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当归属博杜恩·德·库尔特内、福尔图纳多夫、波克罗夫斯基(М.М. Покровский)、维诺格拉多夫、维诺库尔、谢尔巴、斯米尔尼茨基、索博列娃(П.А. Соболева)、扬科-特里尼茨卡娅、金兹堡(Е.Л. Гинзбург)、叶尔马科夫(О.П. Ермаков)、泽姆斯卡娅、库布里亚科娃、洛帕京、帕诺夫(М.В. Панов)、季洪诺夫、阿鲁秋诺娃(Н.Д. Арутюнова)、乌卢哈诺夫、尚斯基(Н.М. Шанский)、斯捷潘诺娃(М.Д. Степанова)、涅姆琴科(В.Н. Немченко)等语言学家。

尽管构词学本身具有较强的系统性,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不能证明,共时构词学理论可以全面地解释该系统中所有的新现象和全部规律。从这一角度看,俄语构词系统的描写和研究还不够全面和完善。究竟哪些问题是当今俄语构词学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俄语构词学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对已有的构词学理论机制进行重新解读和扩充,对它的功能赋予新的内涵和解释。构词学具有多元性(角度多、层面复杂)特点,因此任何单一的研究

视角都无法实现对构词学全面系统的研究，同时也制约着构词学本身的发展。库布里亚科娃认为，“最具说服力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构词学自身的模式，把表达手段和语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Е.С. Кубрякова 2009）。据此，构词学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构词模式在各个层面的规律和特点，包括形式上的和意义上的。研究构词现象必须要考虑其语义层面。从语义角度看，如果词与词之间没有共指，是不可思议的。斯捷潘诺娃认为，“构词过程本身特点可以使其具有某种区分性特征，从而使构词学与词汇学区分开来”（М.Д. Степанова 1953: 53—54）。

20 世纪 60 年代末，“构词学正式脱离词法学和词汇学领域，成为语言学的独立学科”（В.А. Белошапкова и др. 1997: 286）。作为语言学的独立学科，构词学与语言学其他学科虽然有着本质和原则上的区别，但应该承认，它与语法学和词汇学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首先，词作为语法学、词汇学和构词学的研究对象，是词汇意义等同词形的总和（形态聚合体）；其次，是各种词义的总和（词汇语义聚合体）；最后，是词素的有序排列（词的形态结构）。”

（Н.А. Янко-Триницкая 2001: 3）在新词产生的过程中，都会发现明显的和直接的词形变化。构词学与词汇学的密切关系表明，两个学科在研究词的时候都要考虑它们的语义。不研究词汇语义就不可能进行构词分析，只有借助词汇语义才能明确词和词之间的各种派生关系，从而分出词干（основа слова），确切地说，是区分出构词手段（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е средство）、构词标志（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формант）、构词方式（способ образования）、构词模式（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дель,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тип）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构词学作为语言学的独立分支有着自身的研究对象（предмет）和对象物（объект）。“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产生一个问题：人们所探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往往标志着从感性经验总结过渡到科学理论的研究。科学史的发展表明，对某一科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变化与飞跃，往往导致形成新的学派或进入更高的阶段。科学研究的对象物指在观察、实验、研究过程中与之打交道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的材料；科学研究的对象往往与某门科学研究的宗旨和遵循的方法有关。”（华劭 2005: 1）科学研究可以是同一对象物的不同侧面，即不同对象，也可能是同一对象，却分属于不同对象物。对象物属于本体论范畴，而对象却属于认识论范畴。不同学科可用同一现象的同一物质材料作为研究对象物，但却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构词学研究的对象物是词的结构-语义性能及其构成方式，它要求区分出词的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特点、它们所处的位置，同时确定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性质；构词学研究的对象是把构词学作为语言学一个独立的分支，这样可以使构词学研究系统化。

传统的词素研究仅限于语言本身的内部结构，很少涉及语言之外的事实，研究的视角比较狭窄，分析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构词学作为一门年轻的语言学科，还有许多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构词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构词语义、派生词语义类型等问题。

3 构词学与其他相关学科

哲学的普遍联系概念指出，联系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客观本性。语言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体系中的分支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构词学是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与其他学科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联系性。构词学几乎与语言学的所有学科都有着密切联系，相较于构词学与语音学（фонетика）和音位学（фонология）的联系，它与形态学、词素学、词汇学、称名学、语法学以及语义学的联系表现得最为密切。这种联系表现在，构词学、形态学、词素学、词汇学、称名学、语义学等学科具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即词，但是不同学科对词的研究却是从不同角度进行的。

3.1 构词学与形态学

构词学与形态学（морфология）或曰词法学的密切联系是多方面的。形态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词类。俄语构词系统分为若干亚系统，根据词类可以组成若干构词亚系统。

每一种词类都有自己的构词方法和构词手段，只有名词才有缩略法，如 вуз（高等学校），РФ（俄罗斯联邦），ВТО（世贸组织），МИД（外交部）等；只有动词和代词才有尾缀法，如 заниматься（从事），учить-ся（学习），поднять-ся（登上），гордиться-ся（骄傲）；что-то（某物），что-нибудь（随便什么），кто-то（某人），кто-нибудь（任何人）等。构词学与形态学的联系还表现在，构成派生词的构词手段可以确定其词类，后缀-ец, -тель, -ость, -ств(о)只能构成名词，如 кита-ец（中国人），молод-ец（好汉）мудр-ец（智者），бор-ец（战士）；писа-тель（作家），чита-тель（读者），слуша-тель（听众），наблюда-тель（观察者）；смел-ость（勇敢），глуп-ость（愚蠢），осторож-ость（小心），честн-ость（诚实）；брат-ство（兄弟情谊），посоль-ство（大使馆），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代表处），отцов-ство（父辈），богат-ств-о（财富）等。同时，构词词缀还可确切该名词性范畴。后缀-н-, -ск-, -ов-只能构成形容词，如 лес-н-ой（深林的），мор-ск-ой（海上的），берёз-ов-ый（白桦树的）等。构词学与形态学的最直接联系表现在，两者都与词义的最小单位，即词素打交道，都研究词素功能问题。词与派生词的形式构建是形态学的研究对象，派生词是构词学的研究对象。构词学与形态学研究词素的不同方面，前者研究构词词素（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морфема）；后者研究语法词素，如构形词素（формообразующая морфема）和词变词素（словоизменяющая морфема）。但是构词词素和语法词素有许多相近之处。词素及其特征通常是形态学和构词学的研究对象。前者关注语法词素（词变内容），后者侧重非语法词素（非词变词素）分析。构形词素-ся, -сь 构成未完成体和完成体不及物动词，如 бить-ся（打架，作战），боять-ся（害怕），бросать-ся（互相投掷），вертеть-ся（旋转），веселить-ся（消遣作乐），оглядеть-ся（环顾），стучать-ся（敲门），торопить-ся（忙着做某事），обзавести-сь（弄到），трясти-сь（摇摆，晃动）等。构形词素-ану(ть) 构成完成体动词第一式变位，表达“一次性、猛烈的动作”，如 долбануть（猛撞一下），резануть（痛打一下），рубануть（采伐），тряхануть（抖搂一下），хлестануть（重重地打一下），чесануть（抓挠一下）等。有时构词词素和构形词素的研究内容也有交叠，因为俄语某些词素具有构词和构形双重功能，尾缀-ся(-сь)构成动词被动态意义时，具有构形词素功能，如 строить（建设）→ строиться（建设），而在构成新词时具有构词词素功能，如 гнать（驱赶）→ гнаться（追逐）。

3.2 构词学与词素学

洛帕京认为“词素学”表达两个意义：“一指语言的词素机制，即从词中分离出来的词素及其类型的总合；二指词素的类型、结构，词素与词素以及词素与词之间相互关系的语言学分支学科。”（В.В. Лопатин 2002: 313）进而，他把词素学的研究对象界定的更加明确：“1）是关于词素类型、状况和功能的理论（实词素、虚词素、前缀、后缀、尾缀、中缀等）；2）是关于词素所表达的意义类型理论（词汇意义、语法意义、构词意义、语法意义和构词意义的各种变体等）；3）是关于词素单位线性（组合）和非线性（聚合）关系的理论；4）是关于最小线性意义单位形素划分原则和形素组合原则的理论；5）是关于小于词的表义单位组合的音的变化理论（词素和形素范围内的音位交替、词干的截音和增生、在有重音变化的语言中起词素功能作用的重音等）；6）是关于不同层级形素模式的理论。”（В.В. Лопатин 2002: 313）构词法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词素，如前缀构词法、后缀构词法等，均以缀词素为核心。乌卢哈诺夫说得好，“词缀意义是构词意义的基础”（И.С. Улуханов 2001: 126）。

季洪诺夫的专著《俄语词素学》（«Русская морфемика»）（1996）界定了词素学的研究对象，分析了词素与形素、词素变体、词素分类和词素与构词等理论问题。20世纪80年代，术语 морфемика 经常被独立使用，《俄语语法》（1980）、《语言学百科词典》（1990 / 2000）等著作都有专门论述。苏联语言学家从语言实用性出发，强调区分词素和形素，进而提出建立词素学理论，对俄语构词学、词法学和词汇学研究和教学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构词学与词素学在许多方面密切相关，如根据词素类型确定构词法，根据词素义确定词

义和构词模式等。“构词学与词素学的关系如同词法学与句法学的关系。词法学是所有语法手段的总和，句法学是这些手段的运用；词素学是所有构词手段（包括词变手段和构形手段）的总和，构词学则是这些手段的运用。”（А.И. Моисеев 1987: 36）词素学在许多方面依赖构词学，词素切分和词素分类都离不开构词分析。“词的词素构成是词凝结在词素中的构词历史。”（А.И. Моисеев 1987: 88）

构词学与词素学都从共时角度研究词的构成，但侧重点不同。相对而言，前者侧重词的表达层面，研究词素的构成与组合、词的形式结构与类型、构词机制与方法以及词与词之间的构词联系；后者侧重词的内容层面，研究词素作为词的表义部分的构造机制、组成规律以及词素的分布、系统和语义种类、词素与词素之间和词素与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词素学的研究对象覆盖所有的词，研究词素及其形式变体（形素）以及它们的线性组合，其任务是构建词素系统；而构词学的研究对象仅涉及派生词，研究派生词的构词机制等。此外，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有区别。构词学使用构词分析方法，研究派生词的构造。对构词学而言，所有派生词都由两部分组成：生产词干和构词标志；而词素学使用词素分析方法，研究词的词素构成情况。两者的研究目的不同，构词学是从生产词到派生词的过程，词素学是从词到词素的过程。

3.3 构词学与词汇学

构词学通过词素学与词汇学（лексикология）和词汇语义学（семасиология）形成某种交叉和过渡。学者们一般不认为构词学是词汇学的分支，历史上往往把构词学归入语法学范畴，但并不否认构词学与词汇学的关系。在语言学的各分支学科中，构词学与词汇学的联系最为直接，马尔科夫（В.М. Марков）甚至认为，“构词学只与词汇学有关”（А.И. Моисеев 1987: 13），因为每一个词都是语言构词的组成部分，是词汇分析的对象。虽然词是构词学的直接和具体的研究对象，但是构词学并不局限于研究个别和具体的词汇单位，而是通过对不同类型词的分析与归纳来认识整个构词系统，研究构词手段、方法和规则，揭示构词系统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在新词产生的过程中都会找到明显的和直接的词形变化。”（В.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51: 2）对生产词和派生词的阐释使词的构词分析更接近于词汇分析，尽管词的构词意义和词汇意义并不是一回事。构词时，生产词的词汇意义是派生词词汇意义的基础，派生词构成以生产词的存在为前提，派生词的语义变异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只有考虑生产词的词汇意义，才能确定词与词之间的构词派生关系，确定生产词干和构词手段，明确构词方法，从而完成构词分析，对构词而言，词的多义性（语义聚合体）作为词的一大特点不是无所谓的，因为同一个多义词中区分出的词可能在意义上相去甚远，从而表现为不同的语义，如 лист（张，页；印张），листва（叶，簇叶），лиственный（阔叶的；阔叶树的），безлистый（无叶的，落下叶子的）；листать（翻，掀），листаж（用纸量，印张量），налистники（放在白菜叶上烙成的饼）等。

构词学与词汇学的联系首先表现在，同一个语义成素可以进入词汇语义和构词语义系统。домик（小房子）既表示“小”的词汇语义，同时，还是构词语义的组成部分，表达构词模式意义，用来构成 носик（小鼻子），столик（小桌子），арбузик（小西瓜），дождик（小雨，一阵雨），ковшик（小水勺），лобик（小额头），прутик（小枝条，细枝条），слоник（小象），ножик（小刀）等词。另外，构词是丰富和扩充词汇的主要途径，所有派生的新词均会进入构词系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方面，派生词被认为是词汇扩充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派生词依据自身的使用范围、修辞属性等特征进入现有的词汇-语义群（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группа）。还有的派生词与语言中已有的词形成同义、反义、同音异义等聚合关系。

构词学与词汇学的联系还表现在，历时构词学研究新词产生的过程。“的确，构词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纯粹的词汇意义，而是派生词的构词意义。然而，派生词的构词意义是在生产

词的词汇意义基础上产生的。脱离了生产词的词义，就无法确定词的构词派生关系，无法分出生产词干，并确定构词手段和构词方式以及构词模式。总而言之，不可能进行构词分析。”

（В.Н. Немченко 1984: 12）因此，当派生词具有词汇语义时，它接近于所有非派生词的其他特征，并按照词汇的普遍规律使用、变化和发展。构词学与词汇学都将词作为研究对象，且考虑词的词汇意义。然而，构词学与词汇学毕竟是两门独立的学科，必然存在根本性的区别：构词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一类词的构造和结构问题；词汇学的研究对象是从一类词中提取个别词，研究其词汇意义，明确该词的来源、功能和使用范围等问题。

尽管语言学家几乎涉猎了构词学与词汇学联系的各个层面，乌卢哈诺夫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关注的还不够，如生产词意义对与其组配的构词标志的影响、不同词汇-语义群中理据词与非理据词的相互关系、同义或反义理据词、不同词汇-语义群中构词聚合体的共性和差异、构词模式的词汇组成、派生词的多义性等问题”（И.С. Улуханов 2012: 284）。其中，构词模式的词汇组成和派生词的多义性这两个问题对从词汇学视角描写构词学尤为重要。

3.4 构词学与称名学

称名学（ономазиология）是研究事物的名称以及称名的性质、类型、手段及方法的学科。有学者将称名学看做作语义学的分支学科。库布里亚科娃写道：“从所完成的称名功能角度看，词应该视为语言称名活动的结果。后者能够实现认知过程的分类，保证具体语言称名系统的建立。”（Е.С. Кубрякова 2002: 346）称名学的研究走向，怎样用词（或其他语言单位）表达某一意义，换言之，对称名学而言，先有词的意义，再关注意义的表达手段。语言中新词产生的过程以及现有派生词的存在规律既是构词学的研究内容，又是称名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说，构词学与称名学的渗透与交叉在派生词研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派生词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称名单位，它们是所谓二次称名的产物。构词学就是研究如何将这种特殊称名单位模式化的领域，它应该揭示派生词与生产词之间的形式与内容或者说结构与语义的关系，并在这一基础上确定派生词的构成手段、方法以及构词类型等问题。称名学更关心的是一种语言在构词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称名方法的特征，而构词学则是对具体语言的派生体系进行实际描写，前者自然也无法取代后者。”（郑述谱 2004: 9）

4 俄语构词学的定量研究

构词学定量研究（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метод изучени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此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80—90 年代，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详见库布里亚科娃的《构词学》（«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1972），巴尔特科夫（Б.И. Бартков）的《构词分系统的数量表达及俄语 100 个构词标志实验词典》（«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деривационной подсистемы и эксперимента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100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формантов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82）、《构词学定量方法》（«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методы в дериватологии»）（1983），涅希缅科（Г.П. Нещименко）的《构词研究中使用数量统计方法的若干方面》（«О некоторых аспектах применения графико-статических методов в деривационн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1986），乌卢哈诺夫的《俄语构词法的某些定量特点》（«Некоторы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пособов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1997）、《关于俄语纯构词法的构词标志数量》（«О количеств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формантов чистых способов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1999）和《俄语构词系统理据》（«Мотивация в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2005）等学者的研究。应该说，构词单位的量化与系统或文本有关。系统确定语言中某些单位的数量；文本确定具有某些构词特点的词在文本中的使用频率（частотность）。“系统首先表现为语言中理据词与非理据词的数量关系。”（И.С. Улуханов 2012: 307）众所周知，语言中词的数量无法统计，但是根据一些经典数据和资料，学者们还是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季洪诺夫的《俄语构词词典》统计出 126 690 个理据词和 18 118 个非理据词。理据词与非理据

词所占比率为 87.5:12.5。(А.Н. Тихонов 1985: 4)

在语言词汇组成的各亚系统中,理据词与非理据词的相互关系值得专门研究。乌卢哈诺夫以军队领域词汇为例,对军队和军衔的名称和称号进行了量化统计。他认为,“在这类词汇语义组中,非理据词占 80%,如 матрос (水兵), офицер (军官), солдат (士兵), лейтенант (中尉)等;理据词占 20%,如 полковник (团长),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中校), рядовой (士兵)等。这表明,军队词汇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外来词占较大比例”(И.С. Улуханов 2012: 308)。乌卢哈诺夫还对从事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工作者的称谓进行了理据词与非理据词的量化研究,得出与军队词汇不一样的结论。“表达生产和经济领域工作者称谓的非理据词仅占 6.2%,而理据词占 93.8%。在这类词汇语义组中,最典型的语义类别一是行为完成者,如 приёмщик (验收员), кораблестроитель (造船工人)等;二是活动对象者,如 вертолётчик (直升飞机驾驶员), лифтер (电梯工)等。”(И.С. Улуханов 2012: 308)

《俄语语法》(1980)、乌卢哈诺夫、阿维罗娃(Н.С. Авилова)等对词类的构词亚系统、构词模式数量进行定量研究。定量分析的主要对象是:语义常体词缀构词模式、(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тип с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 инвариантными аффиксами)、能产构词模式(проду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типы)、非能产构词模式(непроду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типы)、惯用构词模式(узуальные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типы)、外来后缀和前缀(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е суффиксы и префиксы)等。

参考文献

- [1]Белошাপкова В.А. и др.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М]. Москва: Азбуковник, 1997.
- [2]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 И.А. Некоторые общие замечания о языковедении и языке.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общему языкознанию И.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С]. Т. I.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63.
- [3]Виноградов В.В. Об основном словарном фонде и его словообразующей роли в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АН СССР, 1951.
- [4]Земская Е.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ак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М].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2.
- [5]Кубрякова Е.С. Теория номинации и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Москва: ЛИБРОКОМ, 2009.
- [6]Кубрякова Е.С.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Ярцевой В.Н.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2.
- [7]Кубрякова Е.С. Язык и знание. На пути получения знаний о языке: Части речи с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оль языка в познании мира[М].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8]Лопатин В.В. Морфемика[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Ярцевой В.Н.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2.
- [9]Моисеев А.И.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М]. Ленинград: ЛГУ, 1987.
- [10]Немченко В.Н.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1984.
- [11]Поливанова А.К. Морфема[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Z].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Ярцевой В.Н.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ая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2.
- [12]Степанова М.Д.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немецкого языка[М]. Москв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1953.
- [13]Тихонов А.Н.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Z]. Т. 1.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5.
- [14]Улуханов И.С.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 принципы ее описания[М]. Москва: УРСС, 2001.
- [15]Улуханов И.С.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орфонология. Лексикология[М]. Москва: ЛОГОС, 2012.
- [16]Янко-Триницкая Н.А.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М].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1.

- [17]华 劭. 语言经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8]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19]郑述谱. 俄汉词汇对比引论[A]. 张会森主编. 俄汉语对比研究(下卷)[C].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Morphemics of the Russian Language

Sun Shu-fang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id 19th century until now, the study of Russian Morphemics has been lasting for hundreds of years. At the very beginning, Morphemics was just subordinate to Morphology and Lexicology. As an independent linguistic branch, Morphemics was created in the 1950s. At that time, Morphemics had got independence from Morphology and Lexicology and then became one of the subjects of linguistic studies. After the 1980s, the study of Morphemics was hyperactive and showed a tendency of pluralism.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emics study then was interdisciplinary,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Morphemics is closely related to almost all the linguistic disciplines.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Russian Morphemics has achieved consider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morphemics, linguistic branch, related disciplines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俄语构词语义学研究”(项目批准号: 12FYY008)和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俄语语言学创新研究”(TD2012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淑芳(1963—), 女,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14-03-12

[责任编辑: 惠秀梅]